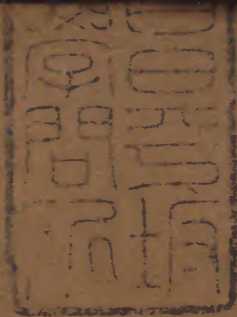


鴻書

四十六之五十一



| | |
|---|---|
| 三 | 漢 |
| 五 | 書 |
| 〇 | 門 |
| 號 | 類 |
| 三 | |
| 函 | |
| 架 | |
| 一 | |
| 冊 | |
| 二 | |
| 〇 | |

| | |
|---|---|
| 三 | 漢 |
| 六 | 書 |
| 七 | 類 |
| 函 | |
| 一 | |
| 架 | |
| 二 | |
| 冊 | |
| 〇 | |
| 號 | |
| 三 | |
| 五 | |
| 〇 | |
| 架 |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3050 |
| 冊數 | 20 (11) |
| 函號 | 367 51 |



第四十六卷

人品部

忠諫

淺草文庫

國妖

兵諫

管仲疾

樂哉今夕

為美室

侯生

鶴鷓止如

有世舊

十九上

不做也好

陛下孤寒

袖中彈文

碎朕衣

卷四十六目錄終

鳥書

卷四十六目錄

劉氏鴻書卷四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人品部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忠類 諫

武王克殷得二虜問之曰若國有妖乎一虜曰晝見星
天雨血雨灰雨石大甕六月雨雪此妖也一虜曰殷有
大妖此不與也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又喜刑
殺割人心以人餵虎以信為欺欺者為忠忠為不忠阿
諛者賞女子為政君子為下小人為上急令暴取萬民
愁苦田獵畢弋走狗試馬不避風雨寒暑好治宮室修

池臺大宮百里者七十三所坐起以金鼓無長幼貴賤
之序無禮義忠信無尺斗權衡此妖之大者也王善其
言避席拜之

存心錄

春秋楚文王時其臣鬻拳驟諫不從臨之以兵文王從
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其足以贖劫
君之罪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
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
以慊寡人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
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

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
君公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尚可疑耶對曰死
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
將以此無不爲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
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
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遂
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
乎於是皆卽召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
以某日薨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
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

得公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
 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
 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子啓方以書
 社四十下衛公慨焉嘆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
 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
 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呂氏春秋
 士慶楚大夫初共王蒞政荒於聲色將三年未出令士
 慶諫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何也
 王曰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愚士慶曰所願
 聞已王悅授之相中庶子跪而泣曰臣尚衣冠三十年

矣王賜士慶而不賜臣何也王曰子與寡人言內不及
 國外不及諸侯可富不可貴也於是出其寶玉而賜之
 曰忠信者士之行言語者士之路也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
 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
 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
 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籩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
 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
 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
 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

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搯琴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晏子春秋

智襄子為羨室土苗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其土不肥金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草木子

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於是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亡去始皇大怒坑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盧生不得而侯生後至始皇召見將數而車裂之侯生曰

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侯生曰陛下奢侈淫泆下暗上聾臣等故去丹朱傲虐好慢淫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朴素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今臣必死故為陛下陳之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釋之

說苑

梁武平齊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為郅后所隔拘憤
恚將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
鷓鴣為膳可以止妬梁武從之郅茹之後妬殆減半帝
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為羞以徧賜群臣使不
才者無妬於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妬其清貪
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帝然其言將詔虞人廣
捕之竟崇佛戒殺遂止

文苑

宋仁宗時王德用進二女王素論之上笑曰朕真宗子
卿王旦子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在朕左
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上命宮官遣

女素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上曰朕若見其人
留戀不肯行恐亦不能出也頃之宮官奏宮女已出東
門上乃起

宋書

宋仁宗卽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范景仁獨奮曰事有
大於此者乎卽上疏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
政事以繫天下心聞者為之股栗章累上不報待罪百
餘日章十九上鬚髮為白

坡集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地出令斬一漕臣明日宰
相蔡確入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
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有殺士人之事

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卽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退齋筆錄

宋張康節爲御史中丞論宰政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爲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爲知己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自孤寒也上驚問其故康節曰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爲孤寒臣所未諭也當時有三真之語謂富韓公真宰相歐陽公真內翰康節真

御史也

國憲家猷

王安石旣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叅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圖治者一二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耶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舍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僞而辨

鴻書
行偽而堅順非而擇強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
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
知人之難堯舜其尤病諸陛下卽位之初起王安石就
知江寧府未幾召爲學士縉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
之人得以適其用也及進二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
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
正謂是也臣伏覩叅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
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
目覩之實迹冀上寤於宸監一言近誣萬歿無避安石
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鶴鵠公事舉

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
皇帝上僊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
臥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卽位亦合
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府於私計便然
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遂
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
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卽位乃有金鑿侍從之樂何
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
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
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

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况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阻論是則掠美於已非則歛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爲主張妻謀殺夫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

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門下唯恐其後背公歿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已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勅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御坐之前唯肆強辯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誼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

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歿
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
性凌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
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於
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
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意在離間遂成其事
朋姦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
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
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巡
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榷財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

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
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
大奸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繇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
遠畧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
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
宜當稽于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
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
不虞橫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僞况陛下志在
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詆
訐大臣之罪不敢苟追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

請避怨敵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魯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願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綱目

徽宗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姦縉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

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訢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徽宗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寮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塵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

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臣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侍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宋史 卷終

第四十七卷

人品部二

忠諫二

胡銓

又上高宗

徐學詩

蕭議

李賢

林俊

袁彬

羅倫

附註

李夢賜

卷四十七目錄終

鳴書

卷四十七目錄

一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二

忠 諫

胡銓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答策凡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紹興五年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洶銓抗疏極言乞斬王倫秦檜孫近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眾劫持詔除

鴻書
名編管昭州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乃以銓監廣州
鹽倉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
年新州守臣張棣訐銓謗訕怨望移謫吉陽軍二十六
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
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
以啓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
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
縣遂死焉剛中啓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
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有泰山
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

澤之車廷珪詩云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
痴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
平生忠義直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
孝宗卽位銓復奉議郎知饒州隆興元年擢起居郎時
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言堯舜
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鯨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爲
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
不得聞靈帝殺竇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
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
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

自卽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二年除權兵部侍郎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可賀者亦有十請爲陛下極言之大略謂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

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林萬落生理蕭然自此復和則蝨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然則今日之患豈直兵費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覲私覲之外又有賀正生辰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來去一使復來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樂而爲之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事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爲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

壁銜壁不已必至輿觀輿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
酒然後爲快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倘乾剛獨
斷追回使者絕諸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
民心如此則可賀者亦有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
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大之辱
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
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壁輿觀之號九也無青衣
行酒之寃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
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
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乾道初除寶文閣待制畱經筵

銓力求去乃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陛辭上問曰卿
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之
薨謚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行於世

名臣傳

胡澹菴上高宗曰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
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
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
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劉豫臣事醜
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
狼改慮粹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
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

洪書
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
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
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
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
厭之求安知不加以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
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
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
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
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
此陷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

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
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
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
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
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
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
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
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
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
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倘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

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
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
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
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
議洵洵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
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
腹心大臣而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
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
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
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

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
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
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
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
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
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
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叅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
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
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

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萬文一統

刑部江西司郎中徐學詩上言頃者逆胡入犯畿輔詔使羣臣盡言然未聞有以探本之論陳於陛下者今大學士嚴嵩奸貪異常各處巡撫總兵等皆掎剋軍民爭致金寶以克嵩之囊橐是以釀成虜患幸上不誅乃復謬引不詳之說以謾清問縱子世蕃受失事李鳳鳴二千金使任薊州總兵又受老廢總兵郭琮三千金使補漕運滿朝縉紳無不歎憤而竟莫有一人敢抵牾之者

誠以內外盤詰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世蕃猛鷲擅執父政凡諸司奏請稍涉疑畏者必關白然後敢聞又嵩之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利勢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構隙足以示威劫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辯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缺失私交蜜惠令色脂言足以結權當路而緘奪人口故諸凡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之於正言直指之時亦必託事假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即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愷御史謝瑜童漢臣等於時亦蒙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

可測識寧自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中之也臣伏讀聖諭有大破逆賊虜寇之語竊謂大本大端不必遠求但亟罷嵩父子皇上攬權於穆清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天下遂大治矣疏入上謂其乘間報復下鎮撫司拷訊嵩不自安求去上慰之曰小人乘伺但引激主怒何可墮彼計不思竭忠輔朕焉卿其益盡初誠多事之秋勿固辭嵩疏謝仍乞放其子世蕃回籍上憫嵩老止一子世蕃今隨任侍親按是時論嵩之疏多矣未有若學詩之能洞灼其心術者學詩之族兄徐應豐者以書寫給事無逸殿與嵩朝夕相處嵩疑學詩

之疏心出自應豐口授明年嗾吏部以內察中之應豐既罷官詣迎和門辭上詰應豐本中書官不與政事何得考斥卽傳旨畱用是嵩愈忌應豐後數年以誤寫科

書譜上杖殺之 識餘錄

永樂二十年雷震奉天殿門詔求言官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議言之尤峻上怒寘之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亦以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科道因劾大臣上御午門前時都御史陳瑛等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

午上命中使問大臣與言官對辨是非諸大臣皆囁然
卒罵言官妄言夏忠靖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
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求言所言皆當臣
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公
言入奏上仍命復出問之公對如初上悅而宥之而言
官無一人得罪者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
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
衆始嘆服

蓉塘詩話

明天順朝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
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遠貴近振士
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旣而
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采納乃
命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禮部尚書楊寧見其
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頗
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
拾爲鬩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
冶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
御手親將十餘把瑯玕亂洒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
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鐙半墮羅裳縐
羸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青晝聞知昨日六宮中

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中
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洒金階
滿地春風飛蝴蝶君不見民食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
如八珍宮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
愛一頓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
百萬人

皇明通紀

妖僧繼曉有寵於憲廟爲之建永昌寺於西華門西太
監梁方主其事規制甚備先是建三官殿費用鉅萬刑
部主事林俊恐復重費草疏極言寺觀之建於國無益
繼曉妖妄不可親近今西北大歉民力不堪不可重費

以益民困言甚切至疏成鎖吏閣中使書每遇繼曉及
梁方名空之書成使填吏大駭叩頭泣曰此疏入彼此
均死公激於義死或所甘何吏累也俊曰死罪吾承不
爾相及吏泣不已妻覺之俊御家素嚴不敢諫令其僕
告於俊所厚侍讀吳希賢力諫止之俊曰吾志已決不
可回也但事之後煩君爲傳耳因貨其所乘馬區處家
事畢賫赴通政司投之語通政司張某曰請屏人視張
閱之竟嘆曰君能言人所不能言吾輩媿之然雷霆之
下恐未易處君宜再思俊曰吾思已三奚云再也張度
其不可回令其同年叅議張某諫之俊不應寘疏於案

而去疏入詔下錦衣獄獄臣杖之俊曰俊備員部屬見
事有害於國不得不言觸犯忌諱罪誠當死死即死奚
事杖也獄臣壯其言具上擬謫姚州判官後軍都督府
經歷張黻爭之亦坐謫宗州知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
極言二人之謫非罪有詔召還復職改調南京俊出見
者莫不爲之吐舌而俊慨然無所顧慮然雖謫而繼曉
亦坐是尋竄寺不成建則俊之志亦已伸矣通紀述遺
天順時下錦衣指揮表彬獄尋釋之時都指揮門達有
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
莫敢言惡表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於御

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撻拾
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
拏問只要一箇活表彬還我彬既下獄拷掠欲置彬死
罪有彩漆軍匠楊暄者憤然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
畱虜庭獨彬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
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
聞鼓以進上令達逮問達逼暄令供李賢主使暄懼拷
死於獄乃佯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於
此無人證見不若多官庭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
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於午門暄大言曰死

則我死何故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暄亦得免

文獻通考

翰林院脩撰羅倫謹 奏為扶植綱常事臣聞 朝廷

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

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

臺官有知義理不顧流俗必陳正倫以扶綱常是用緘

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繫甚切

伏讀 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

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 陛下是言真可為國家扶綱

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

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

經也地之義也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

孝故忠可移於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

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

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

曰魯公伯禽有為而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

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

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有也似與

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

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為

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

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爲無事也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 詔俾如劉琪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放納降禮尊延順 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 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

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 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 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尤諉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 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耶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

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多耶 陛下何
取於斯人而起復之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豫
爲已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爲諛說上蒙 天聽不
曰此人辦事理可集情則曰此其故事例當起復旣遂
奸計畧爲虛辭一不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
懇辭如劉珙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
戀祿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
情於夫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于其子今或館舍
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 朝廷不容
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

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
於此哉枉已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
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望親 陛下何取
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起復於家而後移忠於
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富公竟不可
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
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
爲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借其端事
亦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旣無忌羣臣亦何慙羣臣旣
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乃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

洪書
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
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溥 恩則匿服以受
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撥科則匿服以應舉
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
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 聖明之世風俗之敝
綱常之壞一至於此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
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
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
以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
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

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
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 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
臣者佐 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
行於大臣臣願 陛下不惑羣議斷自 聖衷取回內
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言事其餘
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
事亦從墨衰之制任 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 朝廷
旣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旣行則天下自效人心天理不
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子覲顏爲不忠臣乎綱常由
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

紀綱由是而張 國勢由是而一矣臣言一出犯者皆
忤衆怒羣猜將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諳 國體則
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宜不曰矯激干名希求進用則曰
道理雖是窒礙難行近年以來類爲此語阻塞言路折
挫士氣臣雖愚昧豈不自知言忤於人殃及於已議出
於今禍貽於後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 朝廷下負所
學取議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爲 陛下言之
惟 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曲加保護使士氣日
振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俯竭愚忱仰祈 天鑒
羅一峯以文達奪情上疏謫市舶人或以文彥博薦

唐介事諷之李曰吾委不能爲文潞公未踰年文達
公死當是時羅公之貶雖時相李賢然爲之畫策者
學士陳文也文死山陰薛御史綱挽之曰學士先生
早蓋棺薤歌聲裏路人歡填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
多死亦安鹽井已非今日利氷山不似舊時寒九原
若見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李賢父死奪情所謂
是可忍孰不可忍者陳文黨惡故擠同類薛御史挽
章使起文於九原亦何辭乎柰何復有蹈李陳二公
覆轍者江陵父死奪情言官紛紛降謫至矯詔廷杖
又何忍也未幾身死籍沒貽笑萬世彼時疏畱小人

亦先後褫職邀寵日短而遺臭無窮曩時言官悉漸
登樞要彼疏留諸人未審平日之際能自慚乎抑自
悔乎 避署漫筆

戶部主事汴梁李夢陽應詔上疏大畧謂天下之勢譬
之身也今天下之爲病者二害者三又爲漸者六二病
一曰元氣之病所謂有其機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
發自謂之安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
出詞則自謂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自以
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倣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
後進承訛踵弊尚得不謂之病乎二曰腹心之病臣竊

計今之內官陰狡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夫倉
廩場庫錢穀之要也今乃內官主之有司摘發其奸猶
閣而不行夫未摘發其奸此等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摘
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乎三害一曰兵
害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失職者不
以報狼籍不開又壯丁各營其身老拙出而應點且夫
騰驤四衛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
者也以豪富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其害
可忍言哉又錦衣衛牙爪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
官之團營內官叅之內兵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二曰

民害百姓困苦有司者不卹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內官供用有常數宜有常簿今油蠟皮張諸科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贓賂是益又倍矣於是乎民日貧歛日積當道不以苦聞有司因而肥家如此而猶望其治耶三曰莊場畿民之害臣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今皇親與國休戚乃聽無賴棍奸擅嚼土著世業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嗚呼亦甚矣今薊州百姓爲

牧馬草場連年勾攝男不秉耒女不上機轉死過半臣知陛下必有所不忍矣六漸一曰匱之漸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有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茲疆土不感於前也又鮮大寇非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且猶不足此其故可知也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助賑顧徧察寺觀勅費修葺設有促虞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機在民窮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死而愈於凍餒鞭笞則彼

亦何所不至耶今天下峭聚劫殺剽掠婦女日相聞也
臣謂宜趣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
整飭城池軍馬以備緩急此上策也三曰壞名器之漸
夫明王懸爵祿以待天下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所以古
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斬一郎之拜今乞官者官乞
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夫蔭以報
功又示勸也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
踐祚之始嘗令遂去之矣而今蔭其子爲丞臣不知報
耶勸耶四曰弛法令之漸有故不錄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
自古帝皇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

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梁武帝奉佛
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比
者酒肉道士敬如神明法王佛子並輿出入此天下之
最不可解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高皇帝置親令曰
皇親之家不得與政此正所謂禮以防之保全而使之
安也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網利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折
人房屋強虜人女子開張店房要截商賈而又占種鹽
課橫行江河振掛黃旗勢如翼虎當今側目而視切齒
而譚孰非飲恨於壽寧侯者也竊宜亟慎其禮防則所
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疏上下夢陽獄

既而釋人通考

卷四十八

目錄

終

第四十八卷

人品部三

忠諫三

海瑞附註

楊源

楊繼盛

鄒元標

王用汲

朱吾弼

劉日梧

卷四十八目錄終

鳥書

卷四十八目錄

一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八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人品部三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忠 諫

嘉靖間戶部雲南司主事海瑞言人君尊居九重而能周知民瘼者無他其道在使臣能盡言而已人臣務為容悅使實禍不聞固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又危明主憂治世蓋亦眩瞽名實非通論也 陛下天質英斷睿識絕人可為堯舜禹湯文武即位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天下忻忻然以大有作為高漢文帝遠甚

然 陛下則精銳未久妄念牽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
修竭民脂膏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廢矣
數年推廣事例名爵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
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
而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
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十餘年來極矣邇者嚴嵩罷黜世
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
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也乃修齋修醮相率
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宮室則工部極力經營覓
香寶則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人爲

陛下 一正焉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史
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 陛下欺君之罪何如諸臣顧
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職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乃疑
陛下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徵所言或不免已私
或失詳審或撓亂政體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
不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值也乃疑 陛下爲是已拒
諫執 陛下 一二事不當之形迹億 陛下千百事之
盡然陷 陛下于誤終身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臣
謂再爲 陛下開之 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醮修

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
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漢唐宋方外士有存至今日使
人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以帥呼之仲文則既
歿矣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恠妄尤甚 陛下誠知玄修
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不安不治由之翻然
悔悟日視朝政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天下利害洗
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
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身於臯夔伊傅相後先
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在 陛下一振作節省九卿總其
綱百職分其緒撫按科道率肅清于其間 陛下持大

綱稽治要而責成焉耳矣此恭已無爲之道也民物熙
洽熏爲太和道與天通命由我立 陛下性分中有真
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不此之務而區
區于服食超舉之說散爵祿竭精神懸思鑿想庶幾一
遇之其可得乎此理之必無也乃大臣持祿而外爲諛
小臣畏罪而面爲順無有肯爲 陛下一陳之者是以
陛下不得知而臣竊恨焉敢昧歿爲 陛下一言惟
陛下留神省察 世廟識餘錄 嘗聞世廟閱海忠介疏時
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
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又批云這畜有比干之

忠但朕非紂也留中者久之後有所激下閣票旨華
亭擬以毀謗君父決不待時傳首天下常熟力爭乃
改擬秋後處決上從之是歲以聖壽六袞停刑至冬
晏駕忠介得免噫容悅之臣可與事君也與哉微常
熟救解忠介且爲楊焦山之續而世廟再蒙殺諫臣
之名矣

林居漫錄

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浙江按察司楊公瑄之子也正
德改元七月源因目覩逆瑾亂政上疏言占候得大角
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璿天機天權星不明因勸武皇安
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闕除內侍

寵幸遊逸小人節賞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
書疏下禮部本部科道俱稱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
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霜霧交作爲衆邪
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
力瑾怒矯詔杖三十釋之源又疏曰自正德二年來一
向占候得火星入紫微垣帝座前或東西往來不一
上宜思患預防意在瑾也瑾大怒喚源面斥之曰爾何
官亦思學爲忠臣乎復矯詔痛責三十謫戍肅州行至
懷慶卒于孟縣之陽和驛妻斬蘆荻覆屍葬之

孤樹褒
談

明楊繼盛以辛亥春抵吏部甫見卽遷爲兵部車駕司

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攻天子
虛已聽之而侯鸞驕且內畏虜虜請於二邊互市市馬
侯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公乃上疏條論其十
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踐躡我
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者
一徃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
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以天
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
不可三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
虜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墮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

四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
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徃者邊
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
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六伏羗之奔
在在有之徃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熠而奉虜乃
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七虜昨深入
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備之已半歲而互
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
八虜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虜負約不至
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

或互市畢卽入寇入寇矣而駕委他部我旣無所攝問
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
以苛禮未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計其不可九大約歲
帛數十萬得馬數萬足十年之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
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凡爲
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
以修武備夫虜至無饜也至無耻也吾安能一一而應
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
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旣和矣
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虜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

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
之捐貲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也曰虜旣利我必不失
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
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
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
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疏奏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
咸唯唯侯鸞桃憤曰豎子目不知虜宜其易之乃密疏
云云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獄具貶狄道縣典史後
虜數敗約入寇侯鸞奸復露罪至族公言大讐天子思
之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惡侯鸞刺骨而善公策以不得

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侯鸞公始遷刑部卽欲移疾歸旣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耳公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其辭曰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茂宗等常劾之矣然

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爲撫飾反誣言者之非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務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

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于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卽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卽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得罪于我故報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以群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臣不

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如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揜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

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取題疏方上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某票擬某即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壅斷之計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

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爲巡按朋姦比黨請張爲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效忠嚴鵠皆世蕃養養臭乳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即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爲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驟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備既作倣倣成風蔣應奎

等令子冒功杖歿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
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
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
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
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胡虜竊伺之時
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
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
兒軍功世蕃亦籍以陞廕嵩父子于時嘗自誇以爲有
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歎以
爲引虎遺患後又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

始互相誹謗以泐初黨之迹以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
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
相反者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皆鸞
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
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
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一
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
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
故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
無恐也吾爲密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給

鴻書
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給國而以死給汝
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
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
世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
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留用夫應
豐乃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
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
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
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陛下
旣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

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
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
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
之權皆撓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
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
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旣
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
司旣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
離利歸一人毒徧於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
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

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
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
嵩爲輔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慙慙者貪如盜蹠
而亦荐用奔競踈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
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
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
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
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
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
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

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
伺察聖意先用重賄結納于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
報則肅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遂
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
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
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
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
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
涉卽爲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
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

犬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廠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其姦三也廠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街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畱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驢或心有所

愛憎則授之論刺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卽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旣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陛下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附倚各部堂司太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

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陛下之臣工多賊
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
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
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
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
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取
必至之禍哉顧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
生之身以報陛下况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
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歿獨嵩尚在嵩之姦惡
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

者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
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
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旣去豪傑必出賞罰
旣明軍威自振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上恚公聽
而相嵩方以他事得上意構公復下錦衣獄

弁州

觀政主事鄒元標疏斥輔臣回籍守制標於某日聞輔
臣居正父喪居正三疏乞恩守制皇上三留之爲居正
計者必再疏懇乞皇上皇上不聽計哀歿求之而已何
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疏遽上標讀此疏涕泗交流標
也一介草茅跼伏圭竇恨不躬逢聖明沐浴膏澤今年

蒙收錄入仕未幾日此大故冀當言責者有言也今當
言責者不惟不言且乞留矣標復默不言三綱淪九法
斃日被衣冠無異禽獸聞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爲學
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疏
舉姑舉其最著一曰進賢未廣詩云菁菁者莪樂育才
也故聖世士噐美而官茂今限有定數是郡邑有可以
登科甲者不可以遊黌序矣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
持之不羈之才必有所逞迄今號怨之聲遍於江南此
其遺禍何如也二曰決囚太濫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故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居正限各省決囚有定數

以致首鼠私竄者欲盈其數以免遂有濫及無辜者矣
夫決之先歲者輒以示威來歲其數一定則雖有自新
者其道無由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草茅賤士農
工商賈皆得竭知盡力居正在事大臣持祿不敢言小
臣畏罪不敢言間有憂關國計慮切民瘼者則有今日
陳之而明日罹罪者矣豈盛世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
周先歲黃河汎濫沒爲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篙
爲巢啜水爲殮日及至此心慘魂飛夫彼水潦如此彼
旱魃爲災可知黃河如此環四境以外可知有司不奏
皇上不知居正之罪也其他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才

又不可枚數者矣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綱常也况無利社稷若此而可留之耶皇上有旨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弼成帝學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居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設有不測陛下之學將終不成陛下之志將終未定耶此標所未解也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下如何主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而灰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擅權戀位者輒援居正故事甚至窺竊神

器貽禍深遠難以盡言者矣標讀居正首疏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辦非常之事是其心蓋曰起復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今當此誰則議之自標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力此五者斯謂之不常之人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禽彘則曰喪心可謂不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傍人之非議恤匹夫之小節非病狂喪心有是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論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傍人傍議是乎非乎尾生之信孝已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

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爲臣酸鼻此其欺罔尤不容言居正未聞喪之先天下逆覩其奸居正旣留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酸鼻者誰乎皇上婚固大禮也居正以披經罪人欲雜乎其間何心乎蓋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日猶送親還葬當此清朝豈南渡之時耶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可奪無復可起事父如此事皇上可知已抑標猶有深恨焉國家以言路付之臺省事關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爲曠職臣覩湖廣道御史曾士楚一本爲保留輔臣事不勝驚愕公

論倒持一至於此聞各道御史有毅然中止者士楚悍然不顧私自上請此其心豈真爲社稷計哉蓋曰輔臣本欲留也不首留之其功不高誠首留之輔臣德我我倚泰山矣此士楚心也夫今日上疏留輔臣者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朝廷爲首善之地臺省係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楚也身服豸繡心同犬羊竊謂不斬士楚雖歿不瞑目矣望亟勅輔臣速歸守制待制滿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人心服朝廷尊天變弭萬世仰聖天子作爲出尋常萬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標此疏禍標必深堂堂丈

夫不忍爲妾婦也碎首玉階奚憾哉

熙朝奏議

萬曆五年御史王用汲疏臣近讀邸報見大學士張居正准假歸葬內敘湖廣都御史陳瑞鄖襄都御史徐學謨及地方司道等官畢來會葬等情獨巡撫都御史趙應元奏內不見敘及數月應元有患病乞休疏臣始疑之豈輔臣未能無介然於中而應元遂爲退避計乎奉旨吏部知道其應否容令休致或病痊起用該部自有題覆舊例乃掌院事都御史陳炯求悅輔臣遂叅論其托病乞休大肆欺罔焉夫疾病人所必有獨內臣得以病告蓋謂其無地方之責非出於推艱避事故凡京秩

諸臣或患病果真欲就醫於故里或進用大驟恐超躐乎前人或家有期功之喪情不容遽釋或朝有忤害之黨勢難以並立皆暫引疾退處此其義未必盡於匪躬而其心要非出於爲邪故自祖宗朝至陛下今日槩不絕其嚮用之途亦所以恤臣下委曲之私而示聖朝寬大之政也今在廷大小臣工其曾經告病者何限若以灼之言推之則諸臣皆欺妄之臣不容一日立乎其位矣無論遠者卽應元疏入先後數十日工部司務呂潛以病告矣序班郭英稷署丞李舜臣又告矣南京刑部主事孫一星劉玉成又告矣事下吏部槩爲題覆皆奉

旨俞允何獨無一人爲托疾乎且此猶謂非有差委在考覈之例也如近者巡按廣西御史陸萬鍾巡按陝西御史劉光國巡按山西御史陳用賓皆奉差方回中途皆以病告事與應元一體也何不一論其托疾而率聽吏部題覆乎豈萬鍾等皆不可遽療之疴而獨應元爲強健無病之人乎且謂論諸臣卽炳在世宗朝亦養病家居十餘年稍夤緣攀附拔置要津以退爲進宜莫如炳也已則行之而反以責人何以服天下之心御史爲耳目之官巡按係風紀之任昔人謂諫官雖卑與宰相等陛下所持以彈壓諸大臣之專而壯虎豹在山之勢

者惟臺省二臣也今一爲挺然特立之行卽其身之不能免責大臣何所嚴憚而其餘諸人不將人人自危哉臣竊謂關繫非淺鮮也夫事有其誼則是而其意則非者不可勝紀陛下但見炳之論劾論應元恣肆任情巧爲趨避卽罷斥之有餘辜也至其意之所從來不爲其事而爲其人不爲此事而爲他事陛下安得而知之如舊歲星變示警奉旨考察所以應天變也而不知所以懲抑者半爲不附宰相之人如翰林習孔教則以進士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御史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於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之故而所往來尤密者

主事蔡文範也考後劣轉趙志臯則以吳中行趙用賢之故而諸事諸館職亦且人無志也苟得輔臣之心則雖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不次擢用苟失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不及降調此其大者其餘諸臣中外籍籍亦咸謂有所由來焉臣不意陛下以其消灾弭變之舉而僅爲宰臣肅恩報怨之私不但宰臣而凡附宰臣者亦竊得各肅其私矣可不爲太息甚哉夫本朝事體曹寺各自爲屬閣臣不容少干填報賢否在各堂卿而吏部爲之總評自述不職在諸大寮而吏部爲之彙覆爲居正者豈得人人而謂其當黜當留哉但

權之所在人爭趨焉有揣其意之所爲而預爲之所在居正旣見其人之不愜於心今又譁然有可指之失亦遂昧其邪正之大防矣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謂逢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今之時則逢君之人少而逢相之人多何者陛下天縱聖明從諫勿拂諸臣孰知其然也爭欲探驪龍之珠碎玉堦之首以自表見誰肯容悅以負明主哉是故陛下欲織段疋則撫臣按臣言之欲採珍異則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倉光祿銀兩則臺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爲例如輔臣意有所向不問其意

之是與不是誰敢一言以正其非哉且有先意而結其
歡心望風而張其虐焰者矣是臣所逢也今大臣能不
逢相之惡者有幾若炘者又其彰明較著者也臣謂今
天下事事私矣人人私矣獨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
躬自聽斷而委政於衆所阿奉之元輔是以大臣益得
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於私而無所控告其勢
不得不奔走夫私門矣以陛下之聖智何不日取庶政
而勤習之大小章疏務躬省覽孰公孰私孰便孰不便
陛下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再商確可則行
之未可則票擬覆請閱習既久智慮益宏則幾微隱伏

之間自無逃乎聖鑒如炘之罔上行私非唯不敢形諸
牘且不敢萌諸念矣臣非不知應元之斥已奉明旨豈
一介賤臣所能回但見群情洶洶率與臣同而卒懼輔
臣之威無敢懷忠蓋以入告者臣竊憤之故不避斧鉞
之誅而特爲是言將使權臣聞之謂天下猶有不可盡
威劫之士或稍斂戢於將來而潛消其逸志是臣所以
忠陛下之心也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熙朝奏議

萬曆二十四年三月留都御史朱吾弼奏爲 國運昌
隆天心仁愛懇乞 聖明亟躬禱謝親朝講錄忠直以
弭變異以永治安事臣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災祥之

來動有象類謹按漢書五行志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叙
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信道不篤
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魯成公三年
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
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信讒逐其華大夫奔魯之
應變不虛生言非妄謬頃者鬱攸挺災見於兩宮肇成
達寅驚動 聖母震駭都城致 聖心惕畏蓋不測之
變爲非常之譴其漢臣董仲舒所稱警懼者耶惟至誠
可以格天惟脩德可以弭變故商湯有六事之責而霖
雨降宋景有三言之仁而熒惑移讀 陛下責躬 諭

旨諄切及咎固旦暮皇皇如也援古驗今 陛下果賢
佞分別官人有叙乎率由舊章禮重功勳乎抑信道不
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乎臣謂火之失性至災
宮寢舉 陛下願聖攸寧之所暨金珠寶玩之儲一旦
鞠爲煨燼適在大逐臺省諸臣後若與劉向所論魯宋
災者符則今日之火天心實忿忠直屏疏庸碌尸竊臣
應首蒙斥竄避賢路以膺顯赫之威者而叅之五行志
則別賢姦由舊章 陛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尤宜首
加之意焉此臣所爲以亟躬禱謝親朝講錄忠直爲今
日消弭第一請也夫 聖明下罪已之 詔致省躬之

鴻書
誠正臣子不避忌諱可以極言得失盛際臣獨請亟躬
禱謝親朝講錄忠直者誠見 陛下深居宮禁臣下隔
絕惟宦官宮妾之逢迎無賢士大夫之規諷舊章之不
率由已非朝夕倘欲反躬切責不亟躬禱謝親朝講錄
忠直心悔前日之非力圖今日之是祇襲 下詔之靡
文仍用 留中之故套諸臣諫納者將曲譬婉喻罔從
啓其繹將危辭謹論罔從聳其聽將連篇累牘指陳是
非利害如燭照數計罔從獲其詳覽而采收縱緣災異
言者優示曠盪總歸空言靡補奚殊緘默諸臣思覲顏
就列不如去之爲快嗟嗟令言者至於以去爲快殊非

盛時景象可畏已臣願 陛下穆然思幡然省揣 上
天之意得毋曰 陛下數年胡然宮居而不郊祀也胡
然宮居而不廟享也又胡然宮居而不朝不講不信仁
賢以空虛其國顛倒其行也是宮之爲崇也以宮之爲
崇而燔其宮豈非靈長之景運深於 帝眷 陛下之
仁聖克享 天心欲錫以純嘏常虞其傷敗故自宮居
未出以來日食星隕火光地震旱澇稷荒倭虜緬播災
變之作隳不絕報史不絕書 陛下恬不爲意天又以
耳目弗及莫或警懼先以北上門災矣西華門災矣已
警 陛下耳目茲復災及宮寢是譴告之不足繼之警

懼惟斯其時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
泄泄 陛下可復憲憲泄泄爲耶則欲祈天永命禳災
登治必沛發 明詔思與天下更始躬禱南郊匍伏
九廟彷彿桑林自責之虔 朝講一如常期還初年之
徽政守 聖祖之芳規隨 諭吏部查經降斥忠直
敢言之士分第其等或 召還原職或超擢重任或量
起序用而林奔遺賢卑遠正士並得關其忠矣於是孝
養之不可不常親也 儲位之不可不蚤定也賢邪之
不可不別白也召取之不可不濫發也章奏之不可不
批荅也刑罰之不可不慎簡也貨財之不可黷情好之

不可偏名器之不可濫畿甸之民不可累海宇之力不
可竭而肆赦之文不可已也彼忠直見錄之士必有陳
於 御前閣輔講幄之臣必有引古道析時政者曩諸
臣奏牘中千百言所不能徹者可面決以一言在臣下
免煩激之擾在 皇上省披閱之勞慰一時駭懼之情
成萬代瞻仰之舉 陛下春秋鼎盛血氣方剛只一覺
悟振奮間曾何苦而憚之董仲舒所云事在勉強而已
春秋傳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宮庭嚴邃回祿災蔓
其爲天火明甚 陛下邁國運之隆昌體 天心之仁
愛反災而爲祥轉禍而爲福臣熟計脩省極務非 陛

下躬禱謝親朝講錄忠直群囂必弗靜 天意必難回
臣故以爲消弭第一請也臣又攷昔魏文侯御廩災文
侯素服避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
弔文公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夫御廩之
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實之所藏也今
火災寡人素服避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今已復殿矣
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
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有
所攘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
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臣於 陛下今之災敢竊附

公子成父之賀并取其藏於四海之說爲 陛下獻胤
是以後幸毋復作篋櫝之藏以兆災也或者曰 陛下
聖明欲持乾斷徃徃意所將行以人言輒止噫好問拜
善聖帝懿矩止輦轉圜英誼美談 陛下詎不見及此
耶夫天之視人甚信古之視今不爽伏惟 陛下欽若
昊天儀刑古哲痛自刻責惕勵憂勤如果臣言可采
除躬禱謝親朝講 陛下傳 諭擇日次第舉行外即
將臣䟽 勅下吏部查前忠直諸臣列名上 請盡賜
錄用庶省皆實心修皆實事無負 天心未昌 國運
宗社幸甚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南京太常寺少卿臣劉曰梧爲顧
瞻陵廟有感陳言懇乞 聖明上推 皇祖親愛至情
亟舉追崇曠典以隆達孝事臣備員奉常一應陵廟祭
祀皆得以職事駿奔其間自京師東出朝陽門三里許
鍾山岳峙孝陵在焉一歲凡三大祭五素祭東去數百
武爲東陵則 懿文太子寢廟也一歲凡九大祭一素
祭夫 高皇帝太廟自有常祭故禮不欲數乃 懿文
太子之祭獨視諸陵有加禮其中似有深意焉臣趨蹌
之暇瞻眺鍾山則佳氣籠葱翠屏擁衛屆祭冠裳濟楚
禮儀嚴肅將國家億萬年之典禮福澤萃是矣及至東

陵則氣象辯瑟人情黯慘臣四顧徬徨如有長恨而聞
噫歎之聲不勝泣下沾襟也已伏而思之豈非以 懿
文太子舊有興宗孝康皇帝之號而今猶仍故太子之
稱耶又非以蒸嘗雖備而非湯孫之將殺核雖陳而尚
不免有若敖之餒耶夫 懿文太子之去尊號以 建
文君之革除也而 建文君之祀號不崇則 懿文太
子之號不可得而議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臣請昌言而無誅可乎夫 建文君非他也 高
皇帝之嫡孫而懿文太子之嫡子也洪武二十五年懿
文太子薨奉冊立爲皇太孫三十一年 高皇帝升遐

挈神器而授之君臨天下五年寬仁恭讓無大失德第
以文柔不斷更張無序取怨宗親 文皇帝遵祖訓稱
兵靖內難而 建文君遂遜位焉家庭禪受非有易姓
之禍也鍾虞不移非有社屋之慟也八百會盟二士寇
馬亦何必嚙躡而諱言之唯是金川失守俄傳建文君
闔宮自焚 文皇帝出其遺骸于煨燼中哭之曰孺子
何至于此旋用侍講王景言葬以天子之禮夫非以其
踐天子之位耶恨當時持祿保位之徒患得患失一意
逢迎不復議及祔祀謚號山陵等禮遂使千古名義沉
淪湮鬱垂二百餘年大爲一代缺典夫非 文皇帝之

過也夫生爲君主歿無謚號既不得入祔太廟又不得
別享專祀封樹莫識寃魄無依此忠臣義士之所爲飲泣
而田夫野老之所爲吞聲也夫祖父之于子孫未有不
親愛者也親愛之未有不顧復而憐恤者也 高皇帝
當享祀之日寧不左盼東陵而念懿文太子之或怨恫
否又寧不因東陵而念建文君之不血食否豈惟 高
皇帝抑亦 文皇帝之所不忍也臣嘗閱別錄載 文
皇帝入宮時建文君幼子牽帝衣而泣曰兒子餓死了
帝亦泣曰爾生在皇家豈有餓死之理命宮人哺之此
語描寫 文皇帝乍見一體親愛情意逼真必非無稽夫

不忍於建文君之幼子而其不忍於建文君之無祀可知也且建文君每戒諸將曰毋輕犯皇叔後世有不韙之名其尊尊親親之心可想也文皇帝獨無是心乎臣故諒文皇帝之所不忍也且高皇帝肇造家邦聖子神孫宜君宜王即天潢玉牒之派以逮罪庶各宗奚啻千億莫不生享爵祿死有奠饗而首傳主鬯之孫獨不得與楛羨斗酒之祀宜乎國制無主孤魂令有司春秋致祭及讀御製祭文如偽漢陳友諒等哉爲仇敵皆得列名首祭而承家享國之主獨不得與招魂望祭之列可乎且元順帝一夷狄之君耳荒淫無道自取

滅亡原無足恤高皇帝第以其識天命乘時勢遠遁沙漠歿而謚之曰順文皇帝雖不廢征誅建文君亦庶幾揖遜而乃不蒙恭順之褒是視懿親不如夷狄也非所以爲訓也况靖難死事諸臣文皇帝嘗稱之曰彼自食其祿自盡其忠夫在臣爲忠則于其所忠者可知已我皇上登極之初推文皇帝憫忠至意首發明詔凡死事諸臣皆得祀于其鄉又允言官議凡諸臣墳墓苗裔咸蒙修治卹錄而于建文君則否是有臣而可以無君也非所以辨分也夫親愛者人生不可矯飾之真心名義者萬古不可磨滅之正理拘文皇帝

忌諱之小嫌而不思 高皇帝親愛之深情悖也避一時訐直之顯禍而不顧萬世名義之大閑鄙也私諱之而公諱之非忠也即言之而隱約不盡亦非忠之盛也况廟堂之上諱言之野史則以繁言之矣失今不爲釐正萬世而下必有正之者矣我國家典制經綸宏遠周密盡善盡美而獨于此一事久不諫及俾人心有餘憾后世有遺譏何以垂史冊而昭示于將來其所關係豈渺小也伏乞 皇上畱神省覽體祖宗之情之所必至察倫常之所不得不然 勅下該部集廷臣會議建文君應否追崇尊謚增立廟祀復其年號封表山陵用補

一代缺典如以太廟難于諫祔山陵年遠難稽則請別立一廟歲時享祀如制或准先科臣萬象春諫祔主于懿文太子之廟一體致祭而于懿文太子仍還其已崇之舊號則 高皇帝在天之靈以慰 文皇帝之心亦安而善繼善述 皇上之達孝亦流傳于萬世矣臣職司祀典誼當補闕援筆屬草三復涕零誠不自知其何從豈微臣一生忠義自許 高皇帝亦或默鑒之而一時墟墓之感 高皇帝亦或陰啓之耶允若茲臣即緣是而獲重譴亦可以見 高皇帝于地下矣臣不勝戰栗待罪之至

立一廟以祀其功
一升進典以文其德
于籍山刻于石以
表其德

第四十九卷

人品部四

忠烈

代戮

納肝

申鳴

田儼

無頭佳

耿恭

不臣莽

臧洪

周虓

安金藏

王彥章

姚洪

宋鬼

李庭芝姜才

張順張貴

南朝一人

張天綱

裂裳四字

撼岳家軍難

趙氏一塊肉

文天祥

鳥書

宋可上乙目錄

漢書 卷四十九目錄終

孔仁孟義 立君以存社稷 坐臥小樓

謝枋得 陳和尚 忠字為號

好男子 明白死 鎗及御衣

陳廸

卷四十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九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人品部四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忠

成公二年齊頃公與晉郤克戰於鞏齊師敗績逐之三
周華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子
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
戮矣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
勸事君者乃免之左傳

鳥書 卷四十九 人品四

鴻書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逃人追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

衛楚丘

左傳

楚申鳴者孝聞於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

憂也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旣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遂往而以兵圍之白公爲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柰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

其能今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
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
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
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如是而生何
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說苑

田儋者狄人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疆能得人
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
田儋佯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
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
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因略定齊

地秦將章邯圍魏魏請救於齊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大
破齊魏軍殺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立田儋
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後榮自立爲齊
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
走平原平原人殺榮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
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
釋齊而歸擊漢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
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橫定齊三年漢
王使酈生往說下齊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
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之走

博陽齊王廣被虜橫乃自立爲齊王及漢王立爲皇帝
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乃使
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
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高
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來人馬從者敢動搖
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
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
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
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
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耻固已

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
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
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耳今陛下在雒陽斬吾頭馳三十
里形容尚未敗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
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
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
王者禮葬田橫旣葬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剄下從之
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
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
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史記

漢武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鬼神記

漢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巳校尉爲匈奴左鹿蠡王所逼遷居一城匈奴攻之壅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竿馬糞汁飲之恭乃仰天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之有頃水泉奔出衆稱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爲神遂卽引去後車師叛與匈

奴攻恭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同死生咸無二心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建初元年明帝納司徒鮑昱之言遣兵救之至柳中以校尉關寵分兵入高昌壁攻交河城車師降遣恭軍吏范羌將兵二千人迎恭遇大雪丈餘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大恐羌逕呼曰我范羌也城中皆稱萬歲開門相持涕泣尚有二十六人衣屨穿决形容枯槁相依而還

漢書

田疆武陵五溪酋領王莽欲錫疆銅印疆以子十人雄勇過人乃曰吾等漢臣誓不臣莽以其三子將五萬人下屯浣東各築一城烽火相接田子居上城王子居中

城倉子居下城

三國時張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臧洪當來救吾衆曰袁曹方睦洪爲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但恐見制彊力不相及耳洪時爲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小人也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尼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沒區區微節無所

獲申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徒生而無聞焉紹遂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洪呼將吏士民謂曰洪於大義不得不死諸君無事可先乘未敗將妻子出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將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內厨有米三升以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之將士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陷生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

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綱目

潯陽周虓字孟威寧康中鎮巴西爲符堅所獲守節不

屈堅使使者道虓躬治達陌謂使者云煩君語賊符堅何至仰煩國士如此又潛圖襲堅堅聞之曰小人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名耳乃苦拷楚不食而卒殮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虓屍歛迴眸髮髭張裂睛瞳明亮迴盼屬堅堅覩而嘉稱厚加贈賻

異苑

唐安金藏長安樂工也時有告皇嗣謀不軌者武后將使酷吏訊之金藏自剖其心以明皇嗣不反五臟皆出流血滿地太后聞之驚曰吾有子不能自明而使汝至此耶立命良醫納其五臟以桑白皮作綿縫之歷時而醒卒獲愈後官加大將軍卒配享睿宗朝廷

唐史

梁王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步持一鉄鎗
騎馬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與也嘗謂人曰豹死
留皮人死留名其忠義蓋天性唐兵攻兗州子明戰敗
馬踣被擒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子明彥章曰臣受
梁恩非死不能報遂自刎五代史

董璋反兵至閬州晝夜攻之城陷殺李仁矩初璋爲梁
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
城陷璋讓之曰汝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爲李氏奴掃
馬糞得鬻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爲節度使何負於
汝而反耶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

材固無耻吾義士豈忍爲汝所爲乎吾寧爲天子死不
願與反奴俱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自
嚼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唐王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
後五代史

宋劉士昭太和人嘗爲鍼工與鄉人同謀太和縣事敗
血指書帛曰生爲宋人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
以帛自縊死又有王士敏者與士昭同謀而敗題其裾
曰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爲腥血
汚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歎曰恨吾失聲不能大罵續
文獻通考

宋德祐間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於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初臨安旣陷阿木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旣已臣元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奔去阿木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權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幕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木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

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俾上旣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葉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阿木使伯顏察救之所將皆阿木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木請元王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旣行煥卽以城降阿木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

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裨下
詔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
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
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我
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楊自
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
朮乃皆殺之楊氏聞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爲泰州
諮議官秦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詔
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順臣以
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

經死未幾真州亦陷苗再成死之先是元兵自元年十
月圍潭州湖南安撫兼知州事李芾拒守大小戰數十
合至是年正月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
決湟水以樹梯衝城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
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
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
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之事不可
爲乃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
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旣畢禮與其家人自
焚芾命酒醉之因留兵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

爲號飲達旦諸佐出叅議楊寔赴園池芾坐熊湘閣召
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
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
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
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
哭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間
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
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郴
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

事本末

度宗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
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
善泅者真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旣
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欲
爲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
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
津庭芝闖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卽其
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襄載左右舟
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
之驍悍善戰者二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

洪書
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
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母敗
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
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
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
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
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棧數百轉戰百二十里
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陽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
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
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

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
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
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於郢
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
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卽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
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
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
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啣枚隱迹乃舉砲
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旣出
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木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

鴻書
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
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
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勢近欲合
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
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
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
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於櫃門關阿朮欲降之貴誓不
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於襄陽城下曰識矮
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
以貴祔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宋史

丁卯金人邀上皇出城詣軍前上皇將行張叔夜諫曰
皇帝一出不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駕
突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一天不祚宋死於封疆不猶
勝生陷夷狄乎上皇遲疑未行欲飲藥爲范瓊所奪瓊
遂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
馬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
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
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母得藏匿
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率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
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哭詆金人爲拘輩金人

鴻書
十三
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
視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
不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
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
若少屈與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得復顧家矣金
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
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匿
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
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
殺傷誤中太子因率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

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玠莫儔督脅甚
急范瓊以危言警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
吾爲太子傳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
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
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
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遂宿
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
若水罵之粘沒喝令擁去若水反顧罵益甚監軍搥破
其唇啜血復罵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
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宋紀

宋丙戌備禮告於太廟藏金主完顏守緒骨於大理寺
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
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
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
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
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
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卽殺焉
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
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

宋紀本末

金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

必殺飛始可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謀以諫議大夫
萬侯與飛有怨風勘飛又諭張浚令劫王貴誘王俊
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捕飛父子證張憲事初何鑄
鞫之飛裂裳示鑄有蓋忠報國四大字刻入膚理改命
萬侯高高入臺月餘獄遂上於是坐飛死

宋史

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北
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馬陵思謀素驍勇桀
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卽降
金將王鎮崔慶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
大王之將乞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

鴻書
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連詔還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訖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我不能擅留哭聲振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

漢上六郡間田處之初兀朮敗於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於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下大理

鴻書
廿六
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歡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膚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絲毫不

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頰其戰兀木於順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卒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一代豈

多見哉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檀道濟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綱目

陸秀夫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固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餘舟尚八百盡為張洪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張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后始聞帝崩撫

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上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

宋史

文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潁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

鴻書
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秦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浙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

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曰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爲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坂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潁金應以去潁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簣荷天祥至高郵嵇家莊嵇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泛海如温州以求二王

綱目

元至正時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叢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叢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爲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

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收其屍面如生天祥爲人豐下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訶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從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爲忠孝所感云

文山集

冬十月文天祥至燕不屈元人囚之厓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

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
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帳甚盛
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
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
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
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
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
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
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
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

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
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
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
度宗長子德祐親兄豈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
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皇出宮不可謂無
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
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
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
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旣知不可更何必爲
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

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
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宋史

文天祥英才偉略有忠孝大節及宋亡元滅燕三年坐
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元主聞其賢一日乃召天祥入殿
中公長揖不拜元主問曰汝欲何言天祥對曰我大宋
以堯舜之道平治天下北朝以遐陬之國殘擾中原滅
我宋之宗廟欺人孤寡萬世之耻也吾英雄無用武之
地不能復興言訖頓足元主喻曰天之所廢非人力可
爲朕承天眷命誠非偶然汝以忠宋之心事我我以汝

居丞相之位如何公對曰吾受宋恩甚厚惟盡忠而已
豈有事二姓之理宋室旣亡願賜一死元主不忍殺之
遽麾之使退左右力贊乃詔有司殺於柴市俄有詔止
之至則死矣元主臨朝歎曰文丞相真男子本朝將相
皆不能及可惜也

宋書

元徵故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
鉅夫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
枋得方居母喪遺書鉅夫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
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九十三歲之母在堂
耳罪大惡極天不剿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枋得自

今無意人間事矣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
衰經之服不可入公門稽之吉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
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傳曰求忠臣必於
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忠於國者未之有
也枋得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
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語曰人豈不自知
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
猶得言之况稍知詩書識義理者乎淳祐甲辰丞相史
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叩闥而攻
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

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
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咸淳甲
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徐直方起
復爲尚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黼起復爲執政三綱
四維一朝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爲肉
爲血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
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
意枋得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旣而留夢
炎亦薦之枋得復遺書夢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
之可耻春秋以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呂飴

鴻書
三三
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夷齊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王倫一狎邪無賴市井小人謂梓宮可還大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叅知政事魏天祐執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趙孟迎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

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叅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卽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旣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

子定之獲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
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
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彞爲任富貴貧賤一不動其中
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嘗德之者
賙以金帛辭不受又爲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爲讀其
辭見其心慨慷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宋事本末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
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
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千而我不

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
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
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
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
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遂進次於三
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
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因憊乃開鈞州路縱之
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山崩武仙率三十
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
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

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口溫不花赤老溫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外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噴血

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漣酌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往復數百言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

金志

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湟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李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衛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

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毅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盡書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叅議楊震赴圍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焮皆死潭民間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劉

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表連衡永彬全道桂陽武岡皆降於元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芾端明殿大學士謚忠節

元史本末

元滅其臣擁兵不降者惟擴廓帖木兒卽王保保也太祖嘗獲其家屬厚恩以招徠之終不至一日大會諸將問曰今我朝孰爲好男子或對曰常遇春領兵不過十萬所向克捷此好男子也上曰未若王保保所謂好男子也聖訓蓋欲倡勇敢使諸將思自憤耳其後民間凡遇有微勞自矜者則誚之曰嘗西邊掌德王保保來邪至今遂成諺語薛志道云擴廓帖木兒乃曰王保保

者自以家世封王故以王爲姓今旗手衛王指揮乃其族孫也

清溪暇筆

完顏陳和尚名彛字良佐宣州人宣宗時以忠孝軍統領戰於三峰山敗走鈞州城破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忠孝軍陳和尚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時欲其降斫足頸折不屈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絕大將義之醑以馬湏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贈級塑像勒石紀其忠烈

金志

及御衣當脇洞數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歎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上命繫於軍其夕上駐蹕於鼓樓翌日克城上卽位又明日召平問之汝前日馬不蹶將若何對曰若鎗及膚則無今日矣臣欲生得陛下故止穿衣耳上曰父皇養如許人止得此小厮乃令守北平後六年平以事入見上顧曰保兒而尚在乎蓋喜之也明日更召則夕已雉經矣誤以上言爲憾之也上嗟惜曰予錯矣

九朝野記

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宥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戶公自幼儻有志

操洪武初辟郡學訓導已未以通經召除翰林編脩乙
丑陞侍讀預修大典辛未陞山東布政司左叅議捕蝗
弭盜民甚德之甲戌丁內艱奪情起服辭不允乙亥陞
雲南左布政使時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公率
師擊破之獻俘於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寅陞禮部尚
書革除二年水旱求言公條陳清刑獄恤流民等事多
見採納尋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師起公與
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等上疏陳大計文廟
繼統召公青問公不屈與子丹山鳳山等六人同高於
市廸之臨刑也文皇命割其子肉塞入廸口令自啖之

因問曰好喫否廸曰這是忠臣孝子底肉香美好喫
名臣錄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九 終

鳥書

卷四十九

二十九

人品四

第五十卷

人品部五

孝

耕歷山

一夜五起

文王

喬梓

代父命

寄魚

薛包

李密

丁蘭

負米之恨

趙倚

為語五郎

江伯兒

朱吾旌

廉

許由

孫叔敖

介之推

鴻書

卷五十一目錄

一

疏陳太尉
山等六人同高

炊墨墮飯

還釵

清恐人知

留金投錢

鼓鑄橫錢

三子侍客

二女一珠

鍊水銀

張雄飛

汝燭不燃

謹

六禁

不貴虛名

三患

兩綬

稱疾不行

不言平吳功

不知稅駕

辭果

門第可畏

脫靴露金

儉

穢我素業

減坐中聲樂

當如是惜

司馬溫公

讓

不辯竊冠

入吳採藥

萬代貴

廉士不受

讓金

受寢丘

邵平不賀

思未有時

卷五十目錄終

鴻書

卷五十目錄

二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

太史湯審尹

纂輯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人品部

五

太史湯審尹

刪正

孝

舜耕歷山歲不熟舜糶其父詣糶每還錢與米問之子也因相抱泣拭其父目尋自明堯聞而妻之

類林

殷高宗之子曰孝已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下也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尸子

周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

鳥書

卷五十

人品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
王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
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
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
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性亦至孝文王有疾武
王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伯禽與康叔子見周公三見而三筮康叔有駭色謂伯
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
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
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

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焉而俯
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
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
君子乎

周書

馮翊吉翬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
翬年十五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
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翬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
憚固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
邪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上乃宥其
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翬曰異哉王尹

何量獼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獼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綱目

漢杜孝巴郡人善事母以孝聞母喜食膾杜役於成都買魚盛於竹筒以草塞之投於中流祝曰願母得此食婦汲於江忽見竹筒橫來觸岸異而取之見二魚曰吾夫所寄熟以進姑聞者嘆其孝感

萬姓統譜

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朴不得已廬於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

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

禮如毛義

綱目

晉李密字令伯武陽人父早喪年四歲舅奪母何氏改醮感戀彌至遂以成疾祖母劉氏撫養九歲不行及至成立奉事祖母甚孝祖母有疾密未嘗解衣膳湯藥必先嘗後進以孝聞於朝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舉養乃上表陳情辭不就職其表曰臣以

險釁夙遭閔凶臣無祖母無以致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祖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祖母行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年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庶劉僥倖卒保餘年帝覽表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賜奴二人并郡縣供給祖母衣膳暨劉終服密生六月而喪父四歲而母嫁祖母撫養之力居多故陳情一表密之孝行昭然

晉史

丁蘭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爲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其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報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懌乃問其妻妻以具告之卽奮劍殺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爲之垂涕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圖其形像於雲臺

逸人傳

唐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爲歡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綱目

宋宣和年都下趙倚年十二隨母嫁里中田生生勇於力母每遭毒手積六年倚每見母被凌辱卽勸母去母

終無意一日倚病母遭叱詈倚病中憤鬱因力遣母出
買藥時田生尚寢倚乃闔戶持刀殺田生連十餘下以
力弱不能中要害而田亦宛轉血中鄰人排開入倚曰
吾母以身歸田生執爨具飯乳子澣衣勤勞旦夕而未
嘗得田生一善言爲人子者得不痛心恨吾病甚不能
力斷其首卽以刃付邏卒束手就執旣行猶回視諸人
曰好視吾母行人皆爲之泣下獄察其孝亦爲讞上上
哀其誠止從杖而編置焉

宜政雜錄

宋岳飛從戎留妻養母姚氏從高宗渡河旣而河北淪
陷訪求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寄聲云爲語五郎

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嫗爲念也飛竊遣人迎之往返十
有八然後歸奉之後宣撫襄陽母死與子雲跣足扶襯
歸葬不避塗潦蒸暑將佐有願代其役者謝却之路人
無不涕泣旣葬廬於墓側上遣使撫問降制起復飛連
表哀訴乞終喪辭云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內不能盡
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上悉封還其章親札慰
諭猶不起勅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
使以死請乃勉起奉詔復屯襄漢三年不解衰絰

宋事

明洪武時江伯兒母疾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
母病愈則殺予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
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一百
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
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托良醫常進善
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
若卧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
殘害爲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
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之主豈不反爲大不孝
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夫一時激發反務爲詭異之行以
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

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
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聽其
所爲唯不在於旌表之例從之

皇明通紀

朱吾旌者高安社山人十齡失怙母黃貧寡茹荼并日
以食摩旌頂令忍饑便忍饑懼母絕不作悲啼兒子態
十二三隨俗習藝供菽水稍長兼事稼圃且藝且種黃
於族間有截髮風惟黃意指不少以貧拂之黃康則旌
爲負米之圖聞黃疾輒馳定省萬曆歲戊戌黃春秋幾
八十矣衰病莫支動定須扶掖旌遂絕意遠遊躬調旦
夕彌勒仍以隙時厯厥藝資藥糜迨黃疾篤昏眩幾不

起旌長哭切怛計無所之輒市楮錢臭炬告之神禱之
天地炬光煌煌搽刃自割竟亡痛楚時黃焦渴甚強灌
以股汁黃覺渴蘇而氣漸鬯汁涸矣乃進股肉黃置舌
間旌曰嚙之能更生黃方苦嚙佛彷彿人指其喉而嚙遂
下質明黃病頓甦族閭共慶時直指公按郡治有欲謀
聲聞表揚者旌且曰以母易名豈孝子之心方母不可
測吾知有母不知名幸善爲我辭嗟嗟矯馬狗名末世
難之人呼學士絕裾可忍匪名匪學事母如旌者可數
數見哉

廉

許由堯時爲布衣巢居穴處無杯杓每以手捧水而飲
之人有見其飲無杯以瓢遺之許由受之以瓢操飲飲
畢輒掛於樹枝風吹樹瓢搖動歷歷有聲由以爲煩擾
取而棄之

古今樂錄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期思縣人也少見枝首蛇因埋
掩其形遂爲父母九族所異收九澤之利以殷潤國家
家富人喜憂國忘私乘馬三年不別牝牡至於沒齒而
無分銖之蓄嘗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

叔敖碑文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
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

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左傳

孔子絕糧子貢告於野人得米炊於壞屋有埃墨墜飯中回取食之子貢以回爲竊食人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則改節乎子曰若改節焉稱仁廉哉子貢以回食飯告子子召回曰疇昔余夢先人炊飯吾將祭焉回曰炊墨墜飯中欲寘之不潔欲棄之可惜回卽食之不可祭也回出孔子曰吾之信回非獨今日所信者日日猶不可信所恃者心心猶不可恃弟子記之知人故不易矣

高士傳

李先生時勉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朝廷結鰲山一騎控先生馬而行中途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酬騎以錢大書揭於門旣而失釵婦言夫爲錦衣千戶勾當海外妾昨出看鰲山失去一金釵尚存其

一可驗也先生猝驗之良是卽以歸之亦不問其姓氏
既久千戶還妻述失釵事夫言非李公汝當時憂思爲
疾或且致絕汝絕吾亦不聊生是二命所關也亟往叩
謝之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却之其人言公不受不
能強此一片藥乃海域所產初非傷財所得而甚罕貴
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蝎也乃受付夫人言此爲
血蝎當識之旣而先生被繫杖脇折昇至錦衣適此千
戶蒞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 聖旨固未嘗令死因
密召良醫師入視醫云可爲第須得真血蝎千戶曰吾
曩固嘗貺公立命問其夫人夫人取畀之醫治藥以板

夾脇傳之越一日夜遂甦焉

九朝野記

晉魏威字伯虎魏人爲徐州刺史清潔不污入朝武帝
嘆其父清謂威曰卿與父孰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
父何以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
臣不及遠矣

晉書

郝廉後漢人性廉潔常遠行於路飲水輒投錢井中過
姊家姊設食乃暗留金席下而去

漢書

安陵清者有項

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

三輔決錄

唐盧懷慎爲相清謹不營貲產旣貴妻子不免饑寒後
病卒妻崔氏戒其子勿哭汝父清苦無餘貲必不死張

說同相貨賄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是夜公
果復生左右以崔之言啓陳於公公曰冥司有三十爐
日與張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言訖復絕

山堂肆考

諫議大夫陳省華生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仲皆爲天
下第一晚年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
院次子堯佐直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
侍客不自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立侍常也士大夫以

陳氏爲榮

澠水燕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因
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有一珠約悉唯唯及

商胡死財寶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
殮商胡約自以夜光舍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來
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

代醉編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
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練水銀爲白金吾兒
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
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
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
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
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朝野遺記

元張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世祖嘗召見便殿語之
曰聞卿貧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
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於家及其罷政
阿合馬之黨遂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辯者雄飛
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
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辯乎尋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
使卒

元史

我明豐布政公慶一日行部有知縣簞簞不飭聞至乃
以白金爲燭饋之公未之省旣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
燃之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

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自今無復爾矣

名臣錄

謹

黃帝之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
禁重此六禁也○聲不欲虛名過其實色不欲至於淫
縱衣服不欲踰僭奢侈香不欲芬聞四遠味不欲勝食
氣傷性命室不欲崇侈土木

高誘注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
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
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
小吾祿亦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矣狐丘丈人曰善

哉

漢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畧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不可使俱兩綬耶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

封侯

漢書

晉唐彬與王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彬詐稱疾不行已而先至者爭財後至者爭功當時有知者莫不高彬此舉渾濬視彬誠有愧矣

正史全編

王濬閩鄉人博學有才幹遷益州刺史平孫皓有功為王渾所忌范通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善濬問故曰旋軍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功若有及者則曰聖主之威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王渾得無愧乎

晉書

盧朱崖父億性儉素恬於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以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叅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後多遜果敗士大夫高其識

澠水燕談

閩賈郁為仙遊令有邑客遺果辭之客曰某家新果衆

人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
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知携來者知是倍於古
人也客慙而退

九國志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及柳
玘爲瀘州刺史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
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
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易生族盛則爲
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玘類衆皆指之此其
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
比他人耳

太平御覽

洪武中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
寘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鞞中佯
醉脫鞞露金闌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
闕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
無間上不以試耶衆乃服

九朝野記

儉

謝安嘗欲過陸納但言納殊無供辦納兄子俶不敢聞
密爲具安至納唯設茶菓而已俶遂盛饌珍饈畢具客
去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穢我素業耶乃杖之

王氏彙苑

楊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容
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卽
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綱目
查道以謹儉率已爲龍圖閣侍制每食止盡一器度不
勝則不復下筯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
之談苑

司馬溫公曰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
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之二十
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
一花平生衣服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故服垢弊以矯

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爲營吾心獨以
素儉爲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爲病古人以儉爲美
德今人以儉爲詬病異哉吾記天聖中先公爲羣牧判
官客至未嘗不致酒或三行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
果止於梨栗棗柿餽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
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
日士大夫酒非內法果饌非遠方珍味食非多品器皿
非滿案不敢會賓客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風俗頹
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
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

公歎曰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甚隘爲太祝奉禮
廳事已寬矣叅政魯公爲諫官真宗遣急召之得於酒
家旣入問其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柰何飲於酒
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果餽故就酒家之觴上以
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酒記
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皆此公雖自
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小從衆公嘆曰
吾今日之俸雖舉家衣錦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
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旣久不能頓儉必至

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如一日乎嗚呼大賢
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昔正考父餽粥以糊口孟
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桓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
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鏤簋朱絃山粢藻稅孔子鄙其
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鮪知其及禍及口果以富
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王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
靡驕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
功業大人莫之非子習其家風今多壁立其餘以儉立
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舉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
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溫公家訓

讓

許由平陸人不受堯之天下趨過逆旅逆旅人亡其皮冠而疑由竊之也由不為辯廣輿記

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論衡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傅曰太王欲以一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安能貴乎一

國而賤乎萬代哉符子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舅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
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為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為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

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期年
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
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及
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新序

七國時管夷吾字攷仲鮑叔牙字孟叔二人結義一日
往郊外見金一段相讓不收至回復見分金爲二段天
賜與之各執一半古人質朴具無奢願

錦囊註

春秋時楚莊王旣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叔
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
汝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

之名醜荆人鬼越人機人莫之利也叔敖死王果封其
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
功臣二世而奪其爵惟孫叔敖獨存

楚史檮杌

漢高祖擊陳豨誅韓信乃使使拜蕭何爲相國益封置
衛諸君皆賀故秦東陵侯邵平獨不賀而弔謂何曰禍
自此始上暴露於外而君居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
益君封者以淮陰新反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
君也願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需何從其計上悅

嘉
謀錄

楊玠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

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玠自批狀尾云四鄰侵
我我猶伊畢竟思須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狄
草正離離子弟不敢言

天中記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終

